

岑凯伦 著

香

春

舞

后



青
春
舞
后

岑凯伦 著

内容提要

艾美（《默默的祝福》女主人公）告别了当歌星的丈夫亨利，也告别了难耐的寂寞，从美国回香港探亲，意外地与饭店老板冯子健相识。孤男独女，两个寂寞的人不再寂寞了，子健把妻子无暇接受的爱全部给了这位美丽的少妇。

正当这对孤男独女一晌贪欢时，艾美的丈夫亨利寻踪追来，子健的妻子小倩也发现丈夫移情别恋，两对男女陷入痛苦的选择。情、爱、欲，美丽善良而又多情的艾美在情感的风暴中挣扎、蜕变、新生，终又回到丈夫的怀抱，默默地祝福远去的情人……

本书其它几篇小说，也是故事别致、情节生动的爱情浪漫故事，或刻画入微，或引人入胜，令人掩卷回味不已。

青春舞后

岑凯伦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民馆南里10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咸宁地区印刷厂照排

787×1092毫米 32开 7.5印刷 2插页 16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刷：1—50000册

ISBN 7—5059—0798—0 / I · 544 定价：2.30元

默默的祝福

1

从计程车下来，看见那熟识的金色大门。

艾美提起旅行箱，上前去，按铃。

一会儿，有一个白衫黑裤的女佣由花园的小径走出来通过门的铁闸，看了一会，她突然叫了起来：“你，不是我们的小姐吗？”

“我从未见过你！”艾美打量她，有点诧异：“你怎会认得我？”

“屋子里有许多小姐的相片。我叫亚桂，在这儿工作已经两年了。”她一面开铁门，一面叫：“太太，太太，小姐回来了！”

艾美进去，一个中年女人出来，两个人看见了，艾美扑过去：“妈咪！”

何太太紧紧地抱住女儿，高兴得滴下了泪！自从艾美六年前去美国留学，她整整六年没有见过她。

“妈咪，我好想你！”

“我也想 you，去年我和你爸爸去美国看你，你和亨利去

了意大利，我们错失了！”

“我们居无定所，常常都是这样。”

“我们到屋子里谈。”何太太对女佣说：“亚桂，快给小姐准备点心！”

“我们换了家俱。”何太太和艾美分别在沙发坐了下来：“你应该给我一个长途电话，让我和你爸爸去接机。”

“事前，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回来，我是突然回来的。”

“亨利呢？”

“别提他了！”

“吵架啦？”

“没有。结婚几年，我们从未吵过架。”

“那证明你们的感情很好！”

“也不见得，我们只是没有时间吵架。”

“连吵架的时间也没有？你们在忙些什么？”

“忙着由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

“你们全世界都跑遍啦？”

“环游世界？起码有三次。”艾美吐一口气：“我讨厌那种紧张，喧哗奔波的生活。我真的厌了！”

“怪不得我常常打长途电话给你，都找不到你，永远只听见你管家的声音。”

“比华利山的家，我们每年最多只住一、两个月。好好的一个家，永远冷清清。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不让我生孩子。”

“他不让你生孩子，”何太太震惊而愤怒：“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他说，我有了孩子就不能陪他出国演唱。这是我和他

之间最大的分歧，他热爱事业，喜欢听奉承话，爱热闹。而我，只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一个真正属于我的丈夫。”

“你有没有把你的感想告诉他？”

“当然有。但是，他说我们还年青，不愁没有安逸的日子过。”艾美眼睛透红：“我们当初结婚约好了，一旦储蓄够了钱，就回香港来，我们都是学室内设计的，可以开一间室内设计公司。”

“钱够了没有？”

“足够开三间公司。”

“他还是不肯回来？”

“他不愿意回来，我不怪他，但是，他应该停止他的卖唱生涯，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还要卖命？他每一次演唱，都喊得力竭声嘶，他越起劲，那些歌迷就越兴奋，那些尖叫声，喝彩声，我听了就头痛，我真的受不了！”

“你为什么告诉他，你不喜欢他卖唱？”

“我说过一千次了，但是，我斗不了那经理人，他替亨利接下许多场子。每次，亨利表示不再唱，他就软硬兼施的迫他，结果，亨利又乖乖的跟随他！”

“唉！那怎么得了？”

“所以，我离开他！”

“他肯让你离开？”

“他根本不知道我已经走了，我记得：前天——

“‘艾美，快准备，我们去拉斯维加斯。’

“‘我不去！’

“‘为什么？不舒服？’亨利按了按她的额头：‘很好

嘛！

“‘亨利，你听着，我不跟你去拉斯维加斯。’

“‘你不喜欢那地方？’

“‘我哪儿都不想去。’

“‘刚由夏威夷回来，也许你疲倦了，好吧！这一次你不要去，好好在家里休息。我半个月就回来，到那时，我陪你去法国买时装。’

“‘亨利，我希望你也不要去看演唱！’

“‘那怎么可以？保罗已经接了场子。’

“‘可以赔钱！’

“‘钱不是问题，主要是信用。要是我失了这场子，以后就没有人敢请我！’

“‘那你决定退出歌坛！’

“‘那怎么可以？我正在走红！’

“‘好！我认真地跟你说，你去拉斯维加斯，我就离开你！’

“‘真的？’他笑着，点一下我的鼻尖：‘你舍不得我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好，回来再跟你详谈！’

“‘亨利，’我追到门口：‘你由拉斯维加斯回来，将会见不到我！’”

“他又去看演唱，我回来香港，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他会回来找你的！”

“我离开他，就不准备再回去。”艾美站起来，走到窗前：“我怀疑他不再爱我，他爱的是他的事业，他的歌

迷。

半个月了，亨利一点消息也没有。

她猜得不错，他不再要她了！

算了吧！反正亨利是属于歌迷的，已经很久很久不再属于她了。

父亲上班，母亲在她回港后第一次单独外出，家里除了佣人，就只有她一个。

很闷，披上了一件黑色的风衣，到屋子外面散步。

她一边走路一边想，不知不觉地，已经走了一段长长的路，她肚子饿了，看见附近不远处，有一间装修得颇华丽的餐厅，她走进去。

坐下，脱掉风衣。

一个穿西服的侍者过来招待。

“小姐，想吃点什么？”

“这儿有什么好吃的？”

“洋葱焗乳鸽。”

“我要一个，还要一盆龙虾汤。”

这儿的灯饰，音乐都很富罗曼蒂克，她特别喜欢插在小花瓶里的黄玫瑰。

舒舒服服吃了一顿晚餐，她心情也似乎开朗了。

结账的时候，侍者把一只银托盆递上来，里面有一张账单：六十九元五角。

“美金？”

“不，是港币。”

“那么便宜？”

她开始找手袋付账，可是找了好一会，她突然叫起来：
“我没带钱包！”

“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小姐。”

“是真的，你看，我没有带手袋吧！”

侍者面孔一板，说道：“没带钱，就不应该上馆子！”

“我知道，可是……”

“小姐，我只不过月入数百的侍役，你的账我付不起！”

“我明白，我明白，这样好不好，我明天把钱送来。”艾美窘得满脸通红。

“我们不相识，我能信你吗？”

“那请你派人到我家里取钱！”

“我们这儿没有上门收钱的人。”

“那……”艾美差点要哭了。

“什么事？亚泉。”

“冯先生，这个女人吃霸王餐。”

他走过来，穿着宝蓝色的笔挺西装，风度翩翩，三十一、二岁的样子。

“不，先生，我不是吃霸王餐，我不是存心的。我在屋子附近散步，走远了肚子饿，很自然的跑进来吃晚餐，我忘了自己没有带钱包。”艾美真的哭了：“我不是故意的！”

“亚泉，账单呢？”他在账单上签了字，亚泉如释重负，鞠着躬离开。

“账已付了！小姐，你可以离去！”他浅笑着，象一个朋友。

“不，不，我怎能要你付账，我怎么这样笨，我这儿有

一只红宝石戒指，值一万多美金……”

他把指环交给她：“别太认真，几十块钱，就算是我请朋友喝茶。”

“我叫何艾美，我答应你，明天一定会把欠款还清。”

“何小姐，认识你真荣幸，我有事，先走了！”

他已离开，她也只好拿起风衣离去。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笨，打一个电话回家，叫亚桂把钱送去。”

“我当时慌呆了，什么都想不到！”

“明天一早，我替你把账付清。”

“不，妈咪，还是让我自己来，我顺便向那位冯先生道谢！”

“你知道他一定会去那儿？”

“他是由里面出来的，百分之一百是那儿的老板。”艾美侧着头想：“他的样子斯文，和蔼，好风度，又肯帮助别人。”

“要不要请他回家吃顿饭？”

“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她穿上一套浅灰色的裙子，红色的长围巾，深灰色的长靴，当然不会忘记那深灰色的手袋。

到金牡丹餐厅，她找到了侍者亚泉。

“还认得我吗？”

“你？……”

“吃霸王餐的女人。”从手袋拿出两张钞票，她说：“一百元付账，五十元是你的小账。”

“小姐，你的账，冯先生已经付了！”

“请收下它！”艾美选了一张桌子坐下：“冯先生是你们的老板？”

“是的！”亚泉的面孔充满谄媚：“小姐……”

“我姓何！”

“何小姐，昨天我狗眼看人低。”

“算了！是我不好。冯先生在吗？能不能请他出来，我想向他道谢！”

“冯先生不在。”

“他是这儿的老板啊！”

“我们老板，除了餐厅，还开了商行。这儿的事，他不大管的。这儿有雇佣经理。”

“你的意思是，我永远没有机会向他道谢？”

“最近，冯先生似乎情绪不大好，每星期会来吃一两次饭。”

“没规定星期几？”

“没规定，多数是星期二和星期四。”

艾美再次打开手袋，取出一百元和一张纸，她写了字，把纸和钱交给亚泉：“拜托你，冯先生来的时候，请你通知我。”

2

接到亚泉的电话，艾美立刻更衣。

她穿上一套娇黄色的天鹅绒套装，黄色宽边帽，黄色高

跟鞋，手袋和手套。

很美艳，很动人。

到“金牡丹”看见姓冯的坐在一角吃饭。

她走到他前面站着。

一会儿，他看见她，他缓缓地抬起头，向她笑了笑，似乎有点迷惑。

“认不得我了？”

“小姐是……”

“何艾美！吃霸王餐的女人。”

“你已经付了钱，亚泉是小孩子，不要怪他。”

“怎会？是我自己不好，”她问：“一个人？”

他点一下头。

“我可以坐下来吗？”

“请自便。”

艾美坐下，亚泉立刻过来：“何小姐，今天喜欢吃些什么？”

艾美看了看冯先生前面的一碟饭：“你吃什么？”

“生炒鸡丝饭！”

“我也要一客。”

“仍然是龙虾汤？”

“你喝什么汤？”

“我们老板是从来不要汤的，他喜欢饭后来一杯爱尔兰咖啡。”

“我也不要汤，要爱尔兰咖啡。”艾美脱下手套，说：“老板吃的，一定是最好的东西，我不笨吧？”

“也不一定，我是贪方便。”

“很奇怪，香港的西餐，竟然比外国好。”

“外国人注重色、香。香港人讲究味道。何小姐刚由外国回来？”

“是的，每年都要到处流浪，住酒店的时间占了全年的十分之七。”

“住酒店一切可以签单，所以你不习惯带钱包？”

“是的，就是这原因上次闹了一个笑话。”

“现在也住酒店？”

“不，住在我父母的家里。”

“原来你家在香港！”

“可以这样说。”

“一个人回香港。”

“是的，把一切都抛下。”

“啊，在外国，你还有更亲的人，你丈夫在外国？”

“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想提私事，总之，我是一个寂寞的人，我会在人家的欢呼声中淌泪，人家鼓掌的时候，我在感叹。我很寂寞，而且已经习惯了。”

“我也是。”他低下了头。

“你也寂寞？”

“快吃饭吧。”他转了一个话题：“炒饭冷了不好吃！”

晚饭后，艾美一招手，亚泉过来，艾美在账单上签了名。

“你……”

“今天我请客。”

“那怎可以？你光顾我们餐厅，应该由我做东道。”

“下一次由你请，很公平。这儿有我的电话号码。”艾美说：“两个寂寞的人在一起，就不会寂寞。”

他笑一下，有苦涩的味道。

艾美喜欢和姓冯的谈话，并不是因为她特别喜欢他，而是她实在孤寂，父母过惯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她在香港又没有朋友，姓冯的，应该是她唯一的朋友。

她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们见了一次面，又一次面，只不过一起吃顿饭，但是，他们已真正成了朋友。

这天，他带她去吃四川菜。

“何小姐……”

“叫我艾美好不好？”

“那，你也不要叫我冯先生。”

艾美噗嗤一声笑起来：“我不叫你冯先生叫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冯子健！”他笑了：“我忘了我们是陌生人。”

“我要是没有你这个朋友，我一定会闷死。”

“晚上你在家干什么？”

“跟妈妈聊天，看书，听唱片，看电视；不过，我不喜欢香港的电视。”

“为什么？”

“要不是落后几十年，就是神奇到莫名其妙。有一晚我看一套电视片，名字大概叫晨，午，夜，映一条街道，可以映一分钟，演员只要摆姿势，就这样零零碎碎地播放了五十分钟。看后令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那套片集究竟要表达什么？妈咪说是电视台创新，我却认为那位编辑走火入

魔。”

“外国的电视片是否比较充实？”

“大部分都很充实。最大的区别，是外国的电视制作肯花钱，富娱乐性，使人看了明白。不象香港的电视片，要么几个人走来走去，对白也省了。要不，就是一个主角，由头到尾说个不停，而所说的话，又是低级趣味，绝不动听。他们太省了，简直是欺骗观众。”

“你简直象个电视迷专家。”

“怎么不是专家？在外国，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与电视机为伴。好的、坏的全看过。”

“今晚干些什么？”

“什么也不干，蒙被大睡。”

“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好啊！”她雀跃三尺，说：“可是，不要看创新的。”

“放心，我不会带你去看那些没有内容的电影。”

在山顶的炉峰酒楼吃过下午茶，子健和艾美在山顶的小径上漫步。

“子健……”

“嗯？”

“我想搬家。”

“搬家？家里不舒服？”

艾美摇一下头：“长大了，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我的父母思想都很新，不过，两代之间总有距离，我比较喜欢独立。”

“唔！”子健低头沉思着。

“我在这儿人不熟，路不熟，因此，我只有请求你的帮忙。”

“你要一间怎样的房子？”

“一厅两房，不过环境一定要幽静，太接近马路的房子我不喜欢。”艾美看着子健道：“会不会太麻烦你？”

“这是小事情，不过一两天恐怕办不来。”

“我不急。住在家里，也很舒服，我只是喜欢有自己的家，以后，我们见面，也用不着一天到晚跑马路。”

“很不公平是不是？我见过你的父母，可是我从未请你到我家里去。”

“世界上真正公平的事很少。”艾美浅笑一下：“我欣赏我们之间的神秘感，一对男女，一旦太了解，恐怕友谊也会结束了。”

“是的，因了解而分开。可是，谁也没有能力保持一辈子的秘密，艾美，你真的不要知道我的私事？”子健道。

“不要，交朋友，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何必管其他？”

“假如我有了妻儿子女，你也不管？”

“这件事轮不到我管，应该由你去决定，假如你认为我们的来往，会影响到你的私人生活，那末，你就应该立刻结束这份友谊。”

“你很明理。”

“因为我还有理智，不过，人不是永远都能保持冷静的，假如我们不是朋友，而是一对情侣，那末，我就不会这样理智。”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艾美，找房子的事，交给我好

了。”

“谢谢。”

以后，艾美好几天没有见到子健，艾美的心里想，说不定子健真的有妻有儿，而又认为他们的友谊会影响他的家庭。可惜，本来子健是一个不错的朋友，尤其在她寂寞的时候，不过，他们之间，反正是没有结果的，分手，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这天，艾美突然接到子健的电话，他说：三十分钟后开车接她。

她无比兴奋，一袭灰红相间的套装裙，红色小短靴，外披一件全红的三角披肩。

汽车来了，子健满脸春风，艾美从未见他这样开心。在艾美的眼中，他一向是忧郁型的男人，为什么今天突然高兴起来？

艾美望着汽车外面的马路：“我们去哪儿？”

“你猜呢？”

“人口贩卖市场。”

“为什么？”他故作吃惊。

“因为我有被出卖的预感。”

“出卖别人可以得到快乐？”

“你证实自己快乐，我们到底去哪儿？”

“你猜吧！”

“好神秘啊！”

“你不是喜欢神秘感吗？”

“唔！”艾美耸一下肩膀：“我就等待着你带我去天堂和天使唱歌吧。”